

“六一”特稿

每天步行上下班，我都会从一所小学旁边路过，经常会看到那些背着书包上学或放学的孩子们。每当看到他们天真无忧的笑容，我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。有人说青春时光是难忘的，而童年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更是深刻，有时许多的梦境都跟童年和故乡有关。

前几天，我又从那所小学校园旁走过，不时听到孩子们的鼓号声，想必是为“六一”儿童节所做的训练彩排吧。不知为什么，听到这些熟悉的鼓号声，我就想起了自己那遥远的童年，想起那些年所过的“六一”儿童节。

我的童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，那时的“六一”儿童节一般会举办校园运动会或者歌咏比赛。先说歌咏比赛，唱歌的童年时光是最美的，那时的演唱会上，每个班级都会准备歌曲，通常是我们班在唱，班主任在前面打着节拍。记得我们唱的歌曲有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》《我们的田野》，还有童声齐唱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等，大家唱得激情满



那些年我们过的“六一”

□盛丽秀 文/图

怀，心潮澎湃。那时，我们是祖国的花朵、未来的希望，是幸福的新一代。

再说运动会，“六一”儿童节的运动会是我们小孩子最期待的了。那一天，我们总是穿得整整齐齐，通常是白衬衫，蓝裤子。我们虽然不会像现在的孩子们那样带上丰盛的小零食，但妈妈会给我们煮个鸡蛋、烙张糖饼，带上洗好的黄瓜和水萝卜

等，在我们眼里那也是美食。运动会开始前，小学生们按班级整齐划一地坐在小凳子上。在《运动员进行曲》的伴奏下，运动会入场式开始，先是鼓号队的锣鼓喧天、彩旗队的旗帜飘扬，接着是舞蹈表演队的载歌载舞，最后是运动员们的排列入场，还有校长的讲话等。入场式结束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那时候，小伙伴们都认为拔河比赛和接力跑最有意

思，因为它是团队的比赛，可以为集体争夺荣誉。

那些年的“六一”，我们的节日就是这样在夏日的晴空下、微风里幸福地度过，我们唱着、跳着、比赛着，在快乐中享受着最美的生命时光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面对那早已逝去的童年，我们依然记忆犹新，因为那是一段温馨美好的烂漫岁月。



流泪的海军

□蒋平 文/图

30年前的那个“六一”节，卫生院里来了一名照相师傅。那小小的120镜头一晃，立刻在左邻右舍之间掀起了巨浪，母亲们使出浑身解数找道具，力争将宝贝的光辉形象“秀”出最佳。

小我两岁的邻居小兵，手里有一支父亲出差上海时带回的仿真卡宾枪。但小兵是个有名的小气鬼，手里有了现代化武器，像捧着个宝贝，连别人摸一下都不肯，更别说借给人家了。当母亲将我全身上下海军军裤装扮完毕，准备面对镜头时，我的倔脾气就上来了：“我要拿卡宾枪照相！”

这确实是道难题。之前，好几个小朋友的家长都在小兵那儿吃了闭门羹。为了安慰我，母亲还是硬着头皮过去说好话，同时给他送去了我最喜欢的夹心纸包糖，却仍然打不动小兵的铁石心肠。母亲只好回头来我的工作，我就生气地一扭头：“我不照了。除非你给我买支卡宾枪来！”那枪是上海货，有钱也没地方买的。

母亲没有办法，只好再一次央求小兵母亲，小兵母亲答应等到中午小兵睡觉之后，偷偷将卡宾枪拿出来。为此，我们特意留了照相师在家里吃午饭。

然而，那天的小兵午饭吃了很久，迟迟没有去睡觉的意思，卡宾枪也不离身。照相师又急着有事，早等得不耐烦了。这时候，母亲拿着一件新海军服，走过去对小兵说：“小兵，阿姨给你买了件海军服呢！要不要穿着试试？”小兵早就羡慕我的海军服了，当即乐不可支地答应了。

不一会，母亲在小房间里将那支卡宾枪递出来，一边急促地对照相师傅说：“快点照，小兵穿好衣服就吵着要枪的！”但这怎么能快得起来呢。果不其然，我的姿势还未摆好，小兵那边已穿着海军服哭着跑过来夺枪了。我自然不让：“我妈妈都送给你海军服了！”结果呢，两个小“海军”哭着展开了一场夺枪大战。最后，小兵的妈妈实在看不过眼了，一把抢过枪交给我，并对胡闹的小兵扇了一巴掌：“你们快些照吧！”

相照得很成功。但过细一看，那小脸上的两道泪痕依稀可辨。多年以后，每次经过儿童商场，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手枪玩具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那个儿童玩具匮乏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想起那幅照片，以及照片背后那位“流泪的海军”。

乡村的童年记忆

□许会敏 文/图

一直觉得很幸运，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阶段是在乡村度过的。那个小小村落的朝阳和炊烟，一直是我的记忆里最美的风景。彼时夏天，我喜欢早早的起，然后爬上屋后的高坡，守候着太阳在远山后升起。伴着声势浩大的蝉鸣，我和伙伴们风一般地沿着绿色田野的边缘奔跑、呼喊，感觉中自己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挥动翅膀欢快地飞舞。

那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真大啊，周围任何地方都可以承载我满心的快乐。每每写完作业就顺理成章地一头扎进小树林。采蘑菇、摘野花、掏鸟窝……累了随便挑一块有树荫遮盖，密匝匝长满马耳草的空地躺下歇着。身下的土地有微微潮湿的清凉的气息，天空那么高远、湛蓝，白云朵朵随意地变换着姿态，装点着蓝色的天幕。阳光透过树叶照下来，在身上、地上留下斑驳的影。闭上眼睛，呼吸着身侧浓浓的草香，不知不觉醺然沉醉。间或有一只小小的蚂蚁爬上胳膊，痒痒地搅了我的美梦。

尤其忘不了村边那一条小溪，那本是几代乡亲们取土、挖沙以后留下的一条沟。平日里并没有水，只有下大雨的时候，上

游的水库才会向下游的河里放水时，才经过这里。不安生的我们通常会壮着胆子，批一块塑料布站在岸边看水流湍急而下，嘴上不说心里却惶惶的满是惬意。只有第二天，雨停水撤以后，我们才敢下去抓鱼。细白的沙底、清浅、明亮的水刚刚没过脚踝，阳光像碎金子一样在水面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鱼其实也是水库里放下来的，大的几乎都顺水漂进了大河，遗漏给我们的几乎都很少了。捉鱼的时候，凡入眼的都渴望收入囊中。鱼里面那种叫“花狗子”的最为狡猾，速度也快，通常我们一群孩子围追堵截还是会让它逃脱。我们最恨的也是它，往往捉到之后肯定不会给它什么好下场，直接倒进鸡窝成了鸡儿们的一顿美餐。“白漂子”算是最温柔的，游得慢不说模样也清秀，抓到以后会养在装满清水的罐头瓶里，配以水草、鹅卵石、捕来“大头虫”饲喂。虽然大多活不久，可这待遇也算是星级的了。尤爱“鲫鱼壳子”，它游动的时候与别个不同，远远地便看到一条凛凛的鱼线飘逸地袭来。那一身光亮的铠甲甚是威风，被捉以后总是极其不甘的。



猛力地挣扎、翻转，不肯就范。不过它可是绝顶的美味，回家去，除掉鳞片撒点盐用油煎过，爽嫩、清香的滋味便久久地在我们记忆里不肯散。

所以至今我仍觉得，童年是离快乐最近的时光。那些活泼的、单纯的、热闹的记忆，时常会在我的脑海里游来游去。许多年后爱上席慕容的诗，读到她怀念故乡的草原，以及扑面而来的青草香，我不禁潸然。那时16岁的我也已经告别了小村出门求学，开始了人生路上第一次漂泊，离开



了那个质朴、温暖、宽厚的怀抱，开始感受孤单、思念和人情的冷暖，学着一个人扛起自己的世界。此后的日子，在不断遇到的困难里，学会了忍耐、坚持、承受和付出，最终变得坚强无畏。

到今天，我离开家乡已好多年了，就像一棵已经长大的树，栉风沐雨后枝繁叶茂，却总是觉得，无论那些枝叶多么的光鲜亮丽，我的根依然在故乡。我的心依然像儿时那般简单、宁静，生活的过程就如同在溪水里，追逐一条小鱼时一样开怀、尽情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